

庖厨情仇记

秦立新 著



 凤凰出版社

庖厨情仇记

秦立新 著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庖厨情仇记 / 秦立新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506-2244-9

I. ①庖… II. ①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27318号

书 名	庖厨情仇记
著 者	秦立新
策 划	常州凤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责 任 编 辑	高思源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fhcbs.com
印 刷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 江阴市滨江西路803号, 邮编:214443
开 本	718×1005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421千字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06-2244-9
定 价	36.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0510-86626799)

内容简介

本书围绕男主人公祝鹏帆身处的餐饮界、家庭生活以及为家乡山寨开发招商引资的一系列故事展开。副厨祝鹏帆忠厚老实，总是遭到正厨和前厅经理等一伙人的排挤与陷害。同时，对他有养育之恩的养母一向傲世、多疑、蛮横，能否保护好善良、勤劳的妻子使他备受煎熬。另外，面临养母逼迫自己与生父母、妻子及同母异父兄弟做个了断时，主人公左右为难大费踌躇……内容丰富多彩，展现爱恨情仇：寻亲，社交，创业，亲情，友情，爱情，恩情……

序

胡军生

老实坦白，我为人写序已经不下 N 次了；扪心交代，我为人写序敷衍塞责的时候也已经有 M 次了。可是，这一次，我决定一改以前 M 次的做法，继续以前少数几次（即 N 次减去 M 次的那几次）的认真了。

为什么这次这么一本正经呢？是因为作者是个“处于牛 A 和牛 C 之间”的文坛大腕吗？不是的，而且，恰恰相反，这本书的作者只是一个普通作者。当然了，并不是说我的偏爱就是为普通人作序，因为，我的境界还没有那么高。那么，我为什么又乐于为这位普通作者作了这篇序呢？那是因为，这位作者对文学事业孜孜矻矻的追求实在是太让人感动了。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文学在今天的地位和影响，早已非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了。当年，连报纸上的征婚广告中都离不开四个字：“爱好文学！”否则，这场征婚就很难成功。而现在呢，很遗憾，“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别的且不说，单是文跟艺比，就已经严重倒挂啦，本来，“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红花白藕青荷叶，文艺原本是一家”，文艺本是相通的，甚至可以说，文学是艺术之母，可是，现实情况又是怎样的呢？现实是，作家写四千字文章得到的稿费仅够买五袋苹果，而艺术家写四个字得到的润笔却能买个“苹果五代”！现实是，“成本后面加一个零是名牌，成本后面加两个零是奢侈品，成本后面想加几个零就加几个零是艺术品”，而文学呢，相对而言就寒酸得多了，如果用“乱世文章不值钱”去形容，未免有些反动了，因为，当今之世，不仅不是乱世，相反，却是亘古未见的太平盛世，试想，承

平日久，国富民享，历史上有过吗？可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残酷的事实却是，不但万千屌丝“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甚至一些文坛老将也“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前些年尚且“十五的月亮十六元”，近几年就更加“称我心者无二三”了。目前，如果一个小青年仅凭“爱好文学”去追姑娘，姑娘只是翻翻白眼已经算是人品大爆发了。当今之世，除了对少数名家，除了对一些网络作家，市场是吝啬的，读者是挑剔的。甚而至于，现在差不多是一个不读书的时代，有言为证：“出书的越来越多，读书的越来越少：知道周迅的越来越多，知道鲁迅的越来越少；知道杨钰莹的越来越多，知道杨振宁的越来越少；养二奶的越来越多，养奶奶的越来越少。”虽然说得尖酸了些，偏激了些，然而，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从某个侧面上反映了问题的严峻性。呜呼：是可忍，孰不可忍？悠悠苍天，曷此其极！

然而，居然，此情中，此景下，本书作者却还在虔诚地坚守在文学这块日渐贫瘠的土地上默默地耕耘着，其情也可佩，其志也可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特别令人惊讶的是，作者既没有很高端的学历，更没有很优雅的职业，本科没读过，职业是厨师，户口是外地人，身份是打工仔，可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读他的书，却能从中体验出不一样的感觉。“瞿塘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厨房间不失人情冷暖，厨师间自有爱恨情仇，恨得莫名其妙，爱得动地惊天，沁人心脾，扣人心弦，一册在手，不忍释卷。

“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是明人曹学佺之对联；“有大狗，有小狗，小狗不该因为大狗的存在而心慌意乱。所有的狗都应该叫，就让它各自用上帝给他的声音”，是俄人契诃夫之名言。观作者之为人，乃知古人不余欺；看作者之作品，始信外人之精辟！付梓之际，嘱余短引；研磨濡毫，欣为之序。

2015年7月15日

作者为常州作协主席

目 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07
第三章	012
第四章	015
第五章	021
第六章	025
第七章	029
第八章	034
第九章	040
第十章	045
第十一章	050
第十二章	055
第十三章	058
第十四章	061
第十五章	065

第十六章	071
第十七章	073
第十八章	076
第十九章	081
第二十章	086
第二十一章	090
第二十二章	095
第二十三章	099
第二十四章	104
第二十五章	108
第二十六章	111
第二十七章	113
第二十八章	116
第二十九章	119
第三十章	122
第三十一章	127
第三十二章	131
第三十三章	134
第三十四章	137
第三十五章	140
第三十六章	146
第三十七章	149
第三十八章	153
第三十九章	158
第四十章	161

第四十一章	166
第四十二章	171
第四十三章	175
第四十四章	178
第四十五章	182
第四十六章	187
第四十七章	192
第四十八章	195
第四十九章	199
第五十章	204
第五十一章	208
第五十二章	212
第五十三章	216
第五十四章	217
第五十五章	220
第五十六章	223
第五十七章	225
第五十八章	229
第五十九章	233
第六十章	234
第六十一章	236
第六十二章	242
第六十三章	245
第六十四章	249
第六十五章	252

第六十六章	257
第六十七章	259
第六十八章	262
第六十九章	266
第七十章	268
第七十一章	273
第七十二章	275
第七十三章	281
第七十四章	285
第七十五章	289
第七十六章	296
第七十七章	299
第七十八章	304
第七十九章	307
第八十章	312
第八十一章	315
第八十二章	318

第一章

1

祝鹏帆站在镜子前静静地打量着人到中年的自己，岁月毫无保留地留下了一条条足迹，生活却也在心里画上了一道道印痕，足迹与印痕同样深刻，以致无法抹去。血色的童年充满着颠沛流离、饥寒交迫。

自幼离母丧父的祝鹏帆，虽在心灵上有点匮乏，但因遗传，越来越懂得如何品位人生。祝鹏帆八岁之前一直跟随着二伯生活，因为家境也贫困，所以他的存在必将遭到堂兄弟姐妹的排斥。鹏帆本想用他诚挚的心去感化他们，可终究想错了。这些顽固的孩子越来越觉得他软弱无能，无能的人就是低人一等，低人一等的人天生就是被人欺负，被人践踏。尽管如此，他却从不向人吐露，这只会带来和造成无谓的麻烦，而唯一的选择只有逃避，离开这个穷困潦倒的家庭。因此，在某天清晨，当月光刚起身在碧波中梳妆自己的容颜，当晶莹的露珠点缀在花草叶尖之端时，祝鹏帆悄悄地溜出了二伯的家门。在离开这熟悉的地方时，鹏帆在门外流连忘返着：渐渐泪水而下：“再见了，阿伯，阿娘，以后我一定会回来来看你们的。”

之后，祝鹏帆用手背抹了一把泪眼，去了一个陌生之地，在那开辟着自己的人生道路。从此在桥洞里，草堆中，屋檐下过上了独立自主、无拘无束地乞讨生活。时至清明节的早晨，祝鹏帆来到了父亲的坟上，当然，之前也来过几次。来之前，用乞讨来的积蓄在街上买了五色纸和十二张银纸，并把五色纸剪成了带孔的各式“飘带”。经过开满金灿灿的油菜花田地，来到了蜿蜒的绿油油围埂上，找到了父亲的坟墓，坟墓已经畸形。祝鹏帆把五色纸和银纸抛散在坟上，再从口袋里掏出了那些个皱巴巴的一分的，两分的，五分的纸币，用泥土块压住，说是留给父亲买烟抽。之后，祝鹏帆跪下来哭了起来，向父亲吐诉着：鹏帆始终不明白，为何阿妈对阿哥那么疼爱？而对自己不闻不问？虽然身处二伯家，但小阿哥经常欺负自己，说他是讨厌鬼，没爸妈要的孩子；不过，二伯对自己视如亲儿，但由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自己也不知如何是好？说着，便用破旧的、脏的油亮的衣袖拭擦了眼泪和鼻涕，无意间远远地看到了二伯。二伯身后跟着几个孩子，正朝这个方向走来。祝鹏帆骨碌爬起来拍了拍膝盖节上的泥土，告诉父亲说，自己得走了。祝鹏帆想溜，为时已晚，立即潜在了附近的、溢满香味的油菜花地里躲了起来，正如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鹏帆远远的看到二伯在东张西望着，大概在寻找着自己吧。之后，还看到二伯在给阿爸烧香磕头、抛黄纸，看得他泪水模糊了双眼。

清明之后，二伯大概出于担心或是世俗的眼神，开始四处打听、寻找，这种猫逮

鼠的游击战让鹏帆逍遥、自在了四个月。

六月底，黄梅雨居然开始下了半个月；一场洪水冲垮了堤岸，迅速吞噬了所有的房屋、树木、电杆。本就穷困的山寨，被雨水淹没得犹如一片汪洋大海，水面上漂浮着各种异物：床柜、桌椅、木盆、棺木、尸体，见了叫人心悸、畏惧。

没有了温饱，祝鹏帆四处积极乞讨，不料被一帮可恨的孩子齐声戏谑着：

要饭的，到齐老，认个干娘吃个饱。

临走捎个热沙芋，使劲放它屁两个。

“哦——”这帮淘气的孩子们，说完一拥而上，个个都欺侮着一身皱的祝鹏帆。有对他推推搡搡，有用手打他几下，还有朝他吐唾沫，甚至有人故意把白白的馒头扔在地上，逼着他捡起来吃掉，不然把他驱逐山寨。祝鹏帆虽用可惜的眼神看着被扔掉的馒头，但并未失去叫花子的骨气。鹏帆又朝这帮家伙看看，最后目光落在了那个个子矮小的、扎着两个麻雀辫的女孩身上，女孩身着荷花兰图案的红色外褂，一副同情。祝鹏帆带着愤恨转身走了，女孩却紧追不舍，两人一前一后了一段距离。

“你老是跟着我干吗？是不是他们叫你跟着我的？”祝鹏帆止步问着女孩，怒气冲冲地说，“你和他们一样，都不是好人。”

女孩没为自己辩护，只是委屈地哭了起来；祝鹏帆看着心里难受，不由哄道：“好了，别哭了，你和他们不一样。”

女孩笑了，笑时酷似一朵雨中的海棠。女孩问鹏帆叫什么？

“我叫秦少龙，你呢？”

“我叫杨柳。”女孩说着把手里的野参桃给了鹏帆。

祝鹏帆未曾拒绝，接过之后谢了杨柳，轻轻的咬了一口：“这是什么东西啊，真好吃。”

“野参桃，是我们这里最好吃的东西。”杨柳看着鹏帆吃的津津有味，接着说，“下次，我再给你带几个。”

“谢谢你杨柳，你真好。”祝鹏帆走近一步劝着，“你赶紧回去吧，别让你阿妈阿爸到处找。”

“我阿妈叫我问你，你怎么天天在外面讨饭。你阿妈、阿爸呢？”

祝鹏帆耷拉着脑袋，并没回答；杨柳眨眨眼睛看着。

“你阿妈阿爸他们好吗？”许久，祝鹏帆问。

“可好了，他们叫我带你去家里玩，要不，你现在就去吧？”

祝鹏帆想了想，高兴地答应着。

此间，路过的人突然叹息道，说这场洪水，又不知冲垮了多少坟墓？

“多啊，我都看到许多棺材冲走了。”

祝鹏帆听后，心一下凉了半截，对着杨柳说：“杨柳，我先到我阿爸坟上看一下，

你等着我。”

还没等杨柳反应过来，祝鹏帆急匆匆地跑了。鹏帆刚走，杨柳的阿妈何娜上穿的确凉衣服和下着黑色的裤子，头扎两个麻花辫找了过来，问女儿在看什么，杨柳说，在看少龙哥哥。何娜随之望去，只看到了鹏帆的背影。母女俩便在此等着鹏帆，直到黄昏的雨夜，也未见到他的出现，杨柳失望地跟着阿妈回去了。

祝鹏帆一口气跑到了父亲的坟墓前，见到阿爸的坟墓被淹没的坍塌了，却镇定自若，心里想着：为了洪水退了好认，捡个木棍做着记号。鹏帆找来找去，仅仅找到了一根枯腐的树枝，就此插在了坟墓上。不知是用力过猛还是树枝缺少了结实性，树枝折成了两断。由于失去重心，小家伙一头栽进了水里，滚了下去。祝鹏帆拼命的用双手乱划着、挣扎着，嘴里在不停地呼叫着：“阿爸，阿爸——”

就在祝鹏帆自以为小命命丧黄泉时，身边漂来了一只大木盆，这一刻，他如逮着了救命稻草一样，二只小手紧紧地抓住了它，双眼盯着父亲的坟墓，七窍都在争夺着空气。祝鹏帆深深呼吸后露出了笑容，仿佛看到父亲在向自己微笑、召唤：别淘气了，少龙，赶紧上岸吧。祝鹏帆笑了，笑得那么灿烂和天真。祝鹏帆一只小手紧紧地拽着木盆，另一只小手不停地向岸边划着，却感觉越划越偏离岸边，慢慢地，祝鹏帆随着木盆被大水漂浮着，越漂越远。

雷声不断，暴雨不停，似乎有意历练他的意志。水中的祝鹏帆精疲力尽，即刻停止了划动，两手拼命拽着木盆，很快呼吸短促了起来。瞬间，一只手滑落了下去，另一只手也随之垂了下来。眼看鹏帆要沉下去时，被路过的、年轻的周父周母看到。二人正巧在此查看养殖的珍珠蚌。周父一边跑着，一边脱着身上的背心，奋不顾身跳下了水里，一番救援，终于把鹏帆救上了岸。休息片刻，精明的周母问鹏帆怎么一个人在这里，说要送他回家。祝鹏帆晕头晕脑地挣脱了周母的手，低头告诉她，自己没家。周氏夫妇目光相视，之后显得不知所措。

好久，祝鹏帆看看周氏夫妇，露出乞求的眼神，哀求他们行行好，就此把自己带走。原因，自己真的不想呆在这里，这里的人都讨厌他、欺负他，说他是没有阿妈阿爸的野孩子。

周氏夫妇听后显出一副怜悯，但内心更是喜悦。看得出，二人对祝鹏帆颇为喜爱，觉得小家伙长得乖巧、懂事，小嘴也能说，心喜的周母关心地问着：“那你阿妈阿爸呢？”

祝鹏帆远远地看着父亲的坟墓，周氏夫妇似乎看懂了，看明白了。“我不知道阿妈在哪里？她也从来没有找过我。”聪明的祝鹏帆拽了拽周母的衣角，苦苦哀求着，“阿姑，你就带我走吧，我会好好的，听你们的话。”

周母看看丈夫，周父高兴地摇头同意了。

“不过小朋友，如果你今天跟我们走了，以后就不许再回来了，而且长大了也不

能回来，你愿意吗？”周母认真的问。

“只要你们肯带我走，我什么都听你们的。”祝鹏帆眨巴了眼睛后回答。

周母沉思了一会，试探地问：“你记得你们这里吗？”

孩子摇摇头。

“那好，我们拉钩。”之后，周母脱下了鹏帆身上破旧的红色小汗衫，还有一只小凉鞋，把汗衫和鞋子扔在了此处，借口衣服和鞋子太破，到了街上再买套新的。孩子被带走之前说“等一下”，话音刚落，人已跑了几米外。周氏夫妇看到祝鹏帆逮着一个成年人在说着什么，很快，又见他兴奋地跑了回来，之后跟着周氏夫妇离开了山寨。离开前，鹏帆心里充满着依依不舍，随之，眼泪唰唰而下：亲爱的阿爸，好心的杨柳，我走了，我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你们放心吧，等我长大后我一定会回来看你们的，刚才我已经问过那位阿叔了，他告诉了我怎么找到这里。

2

“鹏帆，你准备好了没有？”声音从一旁传了过来。

一副标志的国字脸并西装笔挺的祝鹏帆，唉声叹气后，关上了记忆的闸门。抹了下忧伤、湿润的眼睛，之后整理了一下嫩绿色衬衫的衣领。一直以来，他都这么严格要求自己，不管贫与苦，心灵与外在一定要保持着干净和整洁。

祝鹏帆露出了一丝笑意，对着正在收拾行李的妻子说了句谢谢。说完轻轻地走过去拥着她，每次心事重重的时候，他都会做这样的动作，其实，他知道自己也是个多么需要有人疼爱的人。

“行了，又来哄我开心了；赶紧走吧，时间不早了。”

眼前，这个端庄、质朴、身高临近一米七的女人，就是祝鹏帆的妻子李世丹，她身穿一件明色的蝙蝠衫，留着波波头。李世丹也知道丈夫深感愧疚于自己：上帝赐予了她美丽的外表，睿智的头脑，加上她高贵的品质和自身的学识，曾经令好多帅哥和富豪子弟羡慕与追崇。最终，她却毅然地选择了祝鹏帆。因为他的关系，她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他们家；她曾经是个豁达开朗、个性极强的女人：人格、自尊和道德是她做人的基本原则，她曾经有过属于自己的领域，并且很有威望，但也是因为他，她在渐渐失去自我。现今，她更注重是如何做一个孝顺的儿媳，贤惠的妻子以及仁慈的妈妈。她把自己完全融入了他的生活，她尽管也有身心疲惫的时候，但在丈夫面前从未表现出一丝一毫。因为他的苦难童年，她在嫁给他的那一刻起，就决定这一辈子要好好的疼爱这个男人，她是这么想的，也一直是这么无怨无悔地履行着。

从屋里出来到公交车站，祝鹏帆始终一脸的惆怅，他的思绪仍然停止在妻子的身上，他担心自己走后，她心里是多么的恐慌，不知周母又要使用什么方式来折腾她。

“开心点吧，一切会好起来的。别让你的伤感驱逐了我的快乐。”李世丹打破了沉闷，“来，笑一个给我看看。”

“呵呵。”祝鹏帆挤出了一丝笑容，笑的比哭的还难看。

李世丹不再勉强丈夫，他是个性格比较沉稳的人，在严肃的外表下着实体现了他的文静与修养。

路边等车时，一辆的士驶了过来，司机从窗口探出了脑袋：“咳！便宜点，25块带到市里。”

祝鹏帆看了妻子，用心灵的眼神问她：上去吗？他知道她不是那种奢侈的人，也不是那种贪小便宜的人。她的默然点头与他心灵会晤了。

“别多想了，快乐是一天，忧愁也是一天，不如选择快乐的过。”上车的时候，李世丹还是不忘开导丈夫，因为过去，因为家庭，丈夫一直过得非常压抑，“这次回老家，心里应该很开心很激动吧，不管寻找的结果如何，都要开心点。”

祝鹏帆轻轻地拍了拍妻子的手，笑了笑，由此传递他心里的感激，感谢了她的理解和支持。

“你还记得老家的地址吗？”妻子轻轻地问，像问一个孩子似的。

祝鹏帆回忆着当年离开山寨时的情景：“阿叔，如果别人要来这里找我，那我怎么告诉他？”

“你就把你住的地方告诉他啊。”

“但我不知道这里叫什么地方，你能告诉我吗？”

“我们这里叫奎湖，小名九曲山湖，是个名胜古镇。你想找哪个村庄的人就说出那个村庄、那个人的名字。”

“谢谢阿叔。”

祝鹏帆向妻子点了点头。妻子感到踏实了许多。一路，出租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这对恩爱的夫妻，不由产生了羡慕和遐思。车，停在了火车站广场上，祝鹏帆夫妇下车时礼貌地谢了司机，鹏帆付了车费便走了。不过，二人在买东西时，世丹才发现自己的钱包没了。

“再找找。”祝鹏帆知道妻子有时象个孩子似的，丢三落四，“你带来了吗？”

“肯定带来了，里面还有现金和各种证件呢。”

“掉就掉了吧，破财消灾。”祝鹏帆说完从口袋又拿了钱给她。李世丹接过钱给他买了一些旅途中的食品，又像个母亲在儿子远出时的叮咛：“路上别饿了自己，注意行李，到了给我打电话。”

“嗯。”鹏帆有些心疼的看着妻子，“你回去后也别紧张，我很快会回来的。”

祝鹏帆是清明节的前一天下午到达芜湖的，这个“半城山半城水”的江城，有着“长江巨埠、皖之中坚；云开看树色，江静听潮声”之美誉，更是全国十大宜居和休闲之城，是古今往来的“四大米市”之一，是“铁画银钩”的发源之地，是文人荟萃之所。江城处处风景秀丽，美不胜收，尤其奎湖的九曲山湖山寨，被誉为人间天堂、世外桃源。

清明节的清晨，祝鹏帆从小镇买了一块墓碑，叫了一辆三轮车把自己送到了父亲的墓前。看到未燃尽的纸钱，还有酒菜、米饭之类，心底谢过为父亲祭祀过的人。墓碑竖立好后，鹏帆开始祭祀了：这与二十前几乎雷同，只是那时缺少了一块墓碑。此刻，祝鹏帆声音哽咽着，请求父亲在九泉之下一定要原谅和宽恕自己，虽然二十年里未曾来看过他，但心里无不思念与牵挂。祝鹏帆和父亲吐露了很多，最后磕了三个响头，泪湿湿地走了。离开墓地时，还是那辆三轮车。鹏帆叫车主直接把自己送往九曲山湖山寨。途中向车主打听着有关父亲生前的事。车主知道一点：说他父亲当年是镇上乃至县城出了名的才子，可惜生不逢时。因为父亲喜欢“铁画”，又对铁画颇有研究与造诣，但由于“左”的年代，铁画当时被说成是黑画，是社会主义的不祥之兆，是反动势力的残余，再后来又被无辜套上了诸多罪名：什么走资派、反动派，最后又以“潜逃罪”的名义抓捕归案，最终死在了劳改所。车主还告诉鹏帆，说他阿妈居然嫁给了害死他阿爸的男人，他阿妈与那男人叫什么，一时记不起来了。

祝鹏帆听此，为父亲的英年早逝心痛、难过，带着伤心来到了九曲山湖，这里可谓乐山乐水。祝鹏帆在此领略和感受了它的美丽：沙石的小径，迤逦蜿蜒，一条清澈见底的山湖展现在眼前，两岸葱郁的枝林交错地拥抱着，却又整齐俨然。在去往湖心的途中，每一道弯曲都有它成形的田园。每个田园分别有牧童与老人在放牲，在草棚下对弈；大片的茶地里浮现出采茶姑娘的倩影，桑娘在采桑饲养春蚕；渔夫和鸬鹚在水面上忙于捕鱼……九道弯之后便是氤氲缭绕的奎湖，烟波浩渺的湖心有座天然小岛，叫金童玉女岛，相传，两人是天庭的善才善女，因年幼时偷吃了禁果，被玉帝得知贬入凡间，落于此地，化为此岛。岛上有七大景点：银链空中花园，桃李花阵，龙凤化石，观音下凡，周郎水座，大明蚁塔和奇异旋风洞，每个景点都有它独特的魅力。

祝鹏帆用手机拍摄完后，从心底赞美着：简直梦一般的美，柔情于山寨的水。最后，鹏帆逢人便打听有关母亲和哥哥、杨柳之事，因无丝毫线索，结果一无所获。末了，只能带着失望和遗憾离开了在水一方的山寨，回到了龙城。

第二章

1

祝鹏帆回来之前，李世丹简直是度日如年。前天目送着丈夫走进了检票站，看着他挥动着的手和远去的背影，心里格外不舍又不安。她害怕回到那个所谓的家里，不知回去后又有怎样的零星琐事等着发生，一脸忧愁的李世丹来到了刚才的广场上。

“嘀嘀，嘀嘀——”的士那刺耳的声音叫李世丹心情更加烦躁。平日里，她最讨厌这样的人了，她加快了步伐想摆脱这种困扰，但的士像个赖皮狗一样紧跟不舍。李世丹止住了脚步厌烦的看了看，先是愣了一下，竟然是刚才那位司机，她勉强地笑着看着他从小车出来。

“笑是弥补女人出门时，忘记化妆的最有效的方法。”司机有些油腔滑调地说着，言行举止，与他这身制服截然相反。

“这是某位名模说过的话，”李世丹有些不耐烦地问他，“你不去做生意跟在我后面干嘛？我可没有再打算坐你的车回去哦。”

“呵呵，”司机却一脸亲和，“不自我介绍一下吗？”

李世丹看他也不像是心存歹念之人，就告诉了她情况，司机豪爽地说：“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们做个朋友吧。”

李世丹带着疑虑看看他，只见他转过身拿出了钱包：“是你的吗？”

李世丹接过皮夹的心情仿佛转了一百八十度，激动地感谢了。

“能够这样认识也是一种缘分，刚才在等你的时候心里还没底呢。看看少了什么没有。”

“不看了，你能物归原主，就是最大的信任了，能一起喝杯茶吗，以表达我真挚的谢意。”

他谢了她，因为他的电话来生意了，他开车走的时候，又说了一句：“缘分不会拒绝你这个不错的女人，记住我的大名：都单，不是孤单。”

“呵呵。”李世丹的心情又有些开朗了起来，站在广场上喟然长叹：看来，这个世界还是美好的！

2

是的，这个世界只会越来越美好。L小镇就是个经济非常发达的地区，尤其周家村，